

223753

金史
(上)



中華書局印行

金

史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本校刊

杭	杭	桐
縣	縣	鄉
丁	吳	陸
輔	汝	費
之	霖	達
監	輯	總
造	校	勘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始祖明懿皇后

德帝思皇后

安帝節皇后

獻祖恭靖皇后

昭祖威順皇后

景祖昭肅皇后

世祖翼簡皇后

肅宗靖宣皇后

穆宗貞惠皇后

康宗敬德皇后

太祖聖穆皇后

太祖光懿皇后

太祖欽憲皇后

太祖宣獻皇后

太祖崇妃蕭氏

太宗欽仁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

海陵嫡母徒單氏

海陵母大氏

后徒單氏

附錄

古者天子娶后三國來媵皆有娣姪凡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廣繼嗣息姦忌防淫亂也后亡則媵爲繼室各以其敘無三廢則娣姪繼室亦各以其敘繼室者治其內政不敢正其位號禮廟無兩附不並尊也魯成風始兩附宋國三媵齊管氏三歸春秋皆譏之周禮內宰其屬則內小臣闡人寺人次之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又次之昏義稱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與春秋周禮合後世因仍其說後宮遂至數千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齊姜之義國初諸妃皆無位號熙宗始有貴妃貴妃德妃之號海陵淫嬖後宮遂多元妃妹妃惠妃貴妃寶妃慶妃麗妃淑妃德妃昭妃溫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後宮制少明昌以後大備內宮制度諸妃視正一品比三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視正二品比九嬪婕妤九人視正三品美人九人視正四品才人九人視正五品比二十七世婦寶林二十七人視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視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視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藥尚功皆內官也太祖嫡后聖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幹有定策功欽憲有保佑之功故自熙宗時聖穆光懿欽憲皆附宜獻生睿宗大定附滿故太祖廟附四

后睿世顯官皆附兩后惟太宗景宣熙宗章宗室附一后真慈光獻昭聖雖庶姓皆以子貴宣宗冊溫教氏乃賜姓蒙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國亡列其世次著其族里可考聖穆其無與於世道者置不錄

始祖明懿皇后完顏部人年六十餘嫁始祖天會十五年追諡

德帝思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諡

安帝節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諡

獻祖恭靖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諡

昭祖威順皇后徒單氏諱烏古論都葛活刺渾水敵魯鄉徒單部人其父拔炭都魯海后性剛毅人莫敢以爲室獻祖將爲昭祖娶婦曰此子勇斷異常柔弱之女不可以爲配乃爲昭祖娶焉天會十五年追諡

景祖昭肅皇后唐括氏諱水隈穆村唐括部人諱多保真父石批德撒骨只巫者也后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父母出則多置酒饌享鄰里迨于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人名之活羅解在景祖紀昭祖曰儉嗇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迺聞后性度如是乃娶焉遂使同幹來伐五國蒲壽部景祖使后與劫孫爲質於拔乙門而與同幹襲取之遂主以景祖爲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景祖與客飲后專聽之翌日枚數其所爲無一不中其鑒肯有醉而喧喧者輒自歌以釋其忿爭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輒與僧行政事微訟皆與決焉景祖沒後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稟於后而後行勝負皆有懲勸農月親課耕耘刈穫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動於事者勉之晏出蚤休者訓勵之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會相敬敬達備來是時已有陳被酒語相侵不能平遂舉刃相向后起兩執其手謂相敬敬達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輩忿爭乎因自作歌相敬敬達怒乃解其後相敬兄弟起兵來攻當是時肅宗先已再失利矣世祖已還烏魯兵與相敬戰于北隘旬部人失東寬逃歸祖甲而至告后曰軍敗矣后乃憂懣會康宗來報捷后乃喜既而相敬散達皆降后不妬忌關略女工龍轉睦宗族當時以爲有丈夫之度云天會十五年追諡

世祖翼簡皇后，韋懷氏。大安元年癸酉歲卒。天會十五年追諡。

肅宗靖宣皇后，蕭氏。太祖將舉兵，入告于后。后曰：汝邦家之長，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亦必不至是。太祖奉觴爲壽，卽奉后出門，酌酒禱天，后命太祖正坐，號令諸將。自是太祖每出師，輒率諸將上謁，獻所俘獲。天會十五年追諡。

穆宗貞惠皇后，烏古論氏。天會十五年追諡。

康宗敬信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五年追諡。

太祖聖穆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三年追諡。仍贈后父留速太尉，榮國公。祖述胡本司徒，英國公。曾祖勅迺司空，溫國公。

太祖光懿皇后，裴滿氏。天會十三年追諡。

太祖欽憲皇后，紇石烈氏。天會十三年，尊爲太皇太后，宮號慶元。十四年正月己巳朔，熙宗朝于慶元宮，然後御乾元殿。受羣臣賀。是月丁丑，崩于慶元宮。二月癸卯，祔葬睿陵。

太祖宣獻皇后，僕散氏。睿宗母也。天會十三年，追冊曰德妃。大定元年追諡。

崇妃蕭氏，熙宗時封貴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蕭氏甚謹。海陵篡立，尊大氏爲皇太后，居永寧宮。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禮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惡，殺之。併殺所生子任王。限喝。大定十九年，詔改葬。太宗正丞宗安監護葬事，遣使致祭。上欲復太妃舊號，下禮官議。前代稱太妃者，皆以子貴。古者入稱后，繫夫在朝，稱太妃。子與今蕭妃事不同，恐不得稱太。止當追封妃號，詔從之。乃封崇妃云。

太宗欽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卽位，與太祖欽憲皇后俱尊爲太皇太后。號明德宮。贈后父阿魯東太尉，宋國公。祖實匹司徒，英國公。曾祖阿魯瑋司空，溫國公。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兩宮太后。然後御乾元殿受賀。自後歲以爲常。皇統元年，上自燕京還京師，朝謁于明德宮。明年，上如天開殿，皇子生，使使馳報太后。太后至天開殿，上與皇后親迎之。二年，崩于明德宮。諡曰欽仁皇后。祔葬恭陵。

熙宗悼平皇后，裴滿氏。熙宗卽位，封貴妃。天眷元年，立爲皇后。父忽達，拜太尉，贈曾祖斜也司空，祖麟沙司徒。皇統元年，熙宗受尊號，冊爲慈明恭孝順德皇后。二年太子濟安生，是歲熙宗年二十四，喜甚，乃肆赦告天地宗廟。冊爲皇太子。未一歲薨。熙宗在位，宗翰、宗幹、宗弼相繼秉政，帝臨朝端默。雖初年國家多事，而廟算制勝，齊國就廢。宋人請臣，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宗弼既沒，舊臣亦多物故。后干預政事，無所忌憚。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濟安薨後數年，繼嗣不立，后頗制熙宗。熙宗內不能平，因無聊，繼酒酣怒，手刃殺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興國以司馬光書，玉吐鵲、鹿馬賜之。后亦附賜生日禮物。熙宗聞之，怒，遂杖輿國，而奪回所賜。海陵本懷觀，因之疑長愈甚。蕭牆之變，從此萌矣。近侍高壽星隨例還屯燕南，入訴於后。后激怒熙宗，殺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壽星竟得不還。秉德唐括辯之，姦謀起焉。海陵乘之，以成逆亂之計。久之，熙宗積怒，遂殺后而納胙王常勝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妃來告氏，張氏，裴滿氏。明日，熙宗遇弒。海陵已弒熙宗，欲收人心，以死無罪。降熙宗爲東昏王。追諡后爲悼平皇后。封后父忽達爲王。大定間，復熙宗帝號。加諡后爲悼平皇后。祔葬思陵。

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李氏生長于鄭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卽海陵。庶人也。徒單氏實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歡甚。徒單雖養充爲己子，充與海陵俱爲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單常責怒之。尤愛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與徒單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及弒熙宗，徒單與太祖妃蕭氏聞之，相顧愕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入宮見海陵，不曾責。海陵衛之。天德二年正月，徒單與大氏俱尊爲皇太后。徒單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天德二年，太后父蒲帶與大氏父俱贈太尉，封王。徒單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方與坐客語，大氏疑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豈能尙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天德四年，海陵還中都，獨留徒單於上京。徒單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太后。謂海陵曰：永壽宮

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徙單氏生日。海陵使秘書監納合椿年。往上海太后上壽。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僧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大宗正丞胡拔魯。往上海奉還山陵。海陵因命永壽宮太后與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謂玉曰。暫至闕山多佳。致祭奠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謁梓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溫清。願太后痛答之。不然。且不安。太后親扶起之。叱約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答我。有子如此。寧忍答乎。十月。太后至中都。海陵帥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是日。海陵及後宮幸臣以下。率觴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簪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太后亦以為誠然。及謀伐宋。太后諫止之。海陵心中益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至汴京。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謁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及樞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撤入群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久之。大槪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與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謂太后以充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翰林待制幹論。尙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使殺太后于寧德宮。命護衛高福。辭勸蒲速幹。以兵士四十人從。且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擊殺之。勿令艱苦。太后同乳妹安特多口。必妄言。當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太后方擇糲。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等益殺之。年五十三。并殺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魯瓦。又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幹里保。寧德宮護衛溫迪罕。查刺。直長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焚太后于宮中。棄其骨於水。并殺充之子檀奴。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匿。歸于世宗。

自軍中召師恭還。殺之。及殺阿斯子孫。撒八二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爲鄭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海陵許福娘征南回。以爲妃。賜銀二千兩。勅戒特末哥無酣酒。殿福娘。殿福娘必殺汝。大定間。諺徒單氏曰。哀皇后。自澤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誅之。其後貶海陵爲庶人。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封遼王妃云。

海陵母大氏。天德二年正月。與徒單氏俱尊爲皇太后。大氏居永寧宮。曾祖暨嗣。贈司空。祖臣寶。贈司徒。父昊天。贈太尉。國公。兄興國奴。贈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十一月。昊天進封爲王。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於武德殿。大氏懼甚。飲盡醉。明日。海陵使中使奏曰。太后春秋高。常日飲酒。不過數杯。昨見飲酒沉醉。兒爲天子。固可樂。若聖體不和。則子心不安。其樂安在。至樂在心。不在酒也。及還中都。永壽宮獨留上京。大氏常以爲言。貞元元年四月。大氏有疾。詔以錢十萬買方藥。及病篤。遣官海陵。當誓事永壽宮。戊寅。勅尙書省應隨朝官。至五月一日。方治事。中都自四月十九日爲始。禁樂一月。外路自詔書到日後。官司三日不治事。禁樂一月。聲鐘七晝夜。貞元三年。大祥。海陵率後宮奠哭于叢宮。海陵將還山陵于大房山。故大氏猶在叢宮也。九月。太祖太宗德宗梓宮至中都。尊諡曰。慈憲皇后。海陵親行冊禮。與德宗合葬于大房山。升附太廟。大定七年。降封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諡號。及宗幹降帝號。封遼王。詔以徒單氏爲妃。而大氏與順妃李氏。寧妃蕭氏。文妃徒單氏。並追降爲遼王夫人。

廢帝海陵后徒單氏。大師斜也之女。初爲岐國妃。天德二年。封爲惠妃。九月。立爲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生日。百僚稱賀於武德殿。久之。海陵使宮婢多。后寵頗衰。希得進見。沈瑋妻張氏。嘗爲光英保母。耶律徽在北京。與海陵游從。海陵使瑋妻及徽妻侯氏。入宮侍后。徽本名神涅。實官錢二千六百餘萬。海陵皆免之。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海陵備法駕。乘玉輅。與后及太子光英共載而入。海陵伐宋。后與光英居守。海陵遇害。陀滿斡里也殺光英于汴。后至中都。居于海陵母大氏故宮。頃之。世宗憐其無

依詔歸父母家于上京歲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廩大定十年卒

海陵爲人等飾詐初爲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逞欲無厭後宮諸妃十二位又有昭儀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人才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初即位封岐國妃徒單氏爲惠妃後爲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貴妃第三娘子蕭氏封昭容耶律氏封脩容其後貴妃大氏進封惠妃貞元元年進封妹妃正隆二年進封元妃昭容蕭氏大德二年特封淑妃貞元二年進封宸妃修容耶律氏天德四年進昭媛貞元元年進昭儀三年進封麗妃即位之初後宮止此三人尊卑之敘等威之辨若有可觀者及其後心既萌淫肆熾惑不可復振矣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沒里野女初嫁宗盤子阿虎迭阿虎迭誅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時南家父突葛速爲元帥都監在南京海陵亦從樂王宗弼在南京欲取阿里虎突葛速不從遂止及篡位方三日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閱兩月以婚禮納之數月特封賢妃再封昭妃阿里虎嗜酒海陵責讓之不聽由是寵衰昭妃初嫁阿虎迭生女重節海陵與重節親阿里虎怒重節批其頰頗有讎讐之言海陵聞之愈不悅阿里虎以衣服遺前夫之子海陵將殺之徒單后率諸妃嬪求哀乃得免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有勝哥者阿里虎與之同臥起如夫婦廚婢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爲過惟戒阿里虎勿管三娘阿里虎榜殺之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意度是三娘曰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問之果然月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阿里虎聞海陵將殺之也即不食日焚香禱祝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爲海陵使人縊殺之併殺侍婢三娘者

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陵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爲此海陵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答補爲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烏答補爲符

寶帳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葛魯溫縊殺烏帶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爲哀傷已葬烏帶即納定哥宮中爲娘子貞元元年封爲貴妃大愛幸許以爲后每同登遊瑤池諸妃步從之海陵嬖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登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詎罵海陵海陵陽爲不聞而去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聞乞兒通書以衣服遺乞兒及爲貴妃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嫌己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聞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簾蔽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聞者索之見簾中皆棄衣固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聞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戲視何也我且妻之聞者惶惑曰死罪請後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簾蔽乞兒載入宮中聞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以告海陵定哥疑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封貴哥莘國夫人初海陵既使定哥殺其夫烏帶使小底藥師奴傳旨定哥告以納之之意藥師奴知定哥與聞乞兒有毒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賂藥師奴使無言與乞兒私事定哥敗杖藥師奴百五十先是藥師奴嘗盜玉帶當死海陵釋其罪逐去及還中都復召爲小底及藥師奴既以匿定哥姦事被杖後與秘書監文俱與靈壽縣主有姦文杖二百除名藥師奴當斬海陵欲杖之謂近臣曰藥師奴於朕有功再杖之即死矣丞相李睹等執奏藥師奴於法不可恕遂伏誅海陵以葛魯溫爲護衛葛魯溫官常安縣令葛魯溫官襄城縣令大定初皆除名

麗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秘書監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納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案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文不得已與石哥相持慟哭而訣是時海陵還都至中京遣石哥至中都俱納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哥讀戲文以爲笑定哥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爲修容貞元三年進昭儀正隆元年進封柔妃二年進麗妃

柔妃彌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于汴遷燕京拱父仲恭爲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者數曰上必以疑殺拱矣及入宮果非處女明日遣出宮海陵心疑蕭拱竟致之死彌勒出宮數月復召入封爲充媛封其母張氏華國夫人伯母蕭陵郡君蕭氏爲華國夫人蕭拱妻特懷彌勒女兄也海陵既奪文妻石哥却以擇特懷妻文既而能以彌勒之召召擇特懷入宮亂之其後彌勒進封柔妃云

昭妃阿懶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海陵殺宗敏而納阿懶宮中貞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宮修儀高氏妻德第乳里妻也海陵殺諸宗室釋其婦文宗太子莎魯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及乳里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奏請行之使徒單貞顯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爲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遂納之未幾封高氏爲修儀加其父高耶魯瓦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高氏以家事斷於海陵海陵自熙宗時見悼后干政心惡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得預政事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尙書省凡后妃有請于宰相者收其使以聞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爲昭媛堂古帶爲護衛察八使侍女習然以欺金鵲袋數枚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謁告在阿間驛召問之堂古帶以實對海陵釋其罪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拘諸后妃手刃擊之墮門下死并姦侍女習然

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宗室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然梁王宗弼女也師姑兒宗弼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再從姊妹鄺國夫人重節宗盤女孫再從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奈刺忽出入

元妃位蒲魯胡只出入麗妃位莎里古真餘都出入貴妃位什古重節出入昭妃位蒲刺師姑兒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內哥召什古先於暖位小殿置琴阮其中然後召之什古已色衰常懷其衰老以爲笑唯習然莎里古真最寵恃勢害決其夫海陵使習然夫稍喝押護衛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謂撒速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於家常令宿於妃位每召入必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高師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每於殿內偏設地衣俟逐以爲戲莎里古真在外爲淫洗海陵聞之大怒謂莎里古真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俸岸過於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少頃乃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爾慚而過燕會當行立自如無爲衆所測度也恐致非笑後亦屢召入焉餘都牌印難古刺妻也海陵書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蒲刺進封壽康公主什古進封昭寧公主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重節進封蓬萊縣主重節即昭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節與海陵淫批其類海陵怒蒲察氏終殺之者也

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海陵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凡坐中有嬖御海陵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誠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輩前者列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關懷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嫌故以醇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關懷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海陵不顧竟墮其胎蒲察阿虎送女義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嫁桑德之弟特里桑德嘗連坐太后使梧桐讓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納義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

刺補海陵數使人諷乙刺補出之。因而納之。乙察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
遏里來。事覺。海陵殺守誠。太后爲乙察求哀。乃釋之。乙察家奴告乙察語涉不
道。海陵自臨問責。乙察曰。汝以守誠死。吾我邪。遂殺之。同判大宗正阿虎里妻
蒲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見元妃。海陵逼淫之。蒲速碗自是不復入宮。世宗爲濟
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答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
相累也。夫人行至夏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

后妃下

睿宗欽慈皇后

睿宗貞懿皇后

世宗昭德皇后

世宗元妃張氏

世宗元妃李氏

顯宗孝懿皇后

顯宗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

章宗元妃李氏

衛紹王后徒單氏

宣宗皇后王氏

宣宗明惠皇后

哀宗徒單皇后

睿宗欽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后之母太祖之妹也睿宗爲左副元帥天會十三年薨追封懿王后封懿王妃皇統六年進號翼國王妃天德間進國號正隆例親王止封一字王睿宗封許王后封許王妃世宗即位睿宗升祔追諡欽慈皇后贈后曾祖賽補司空韓國公祖蒲刺司徒鄭國公父接補太尉曹國公大定二年附葬景陵世宗嘗曰今之女直不比前輩雖親戚世教亦不能知其詳太后之母太祖之妹人亦不能知也謂宗敘曰亦是卿父譚王之妹知之乎宗敘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疎遠何十九年后族人勸農使莎魯高請致仕宰相以莎魯高未嘗歷外請除一外官以均勞佚上曰莎魯高不閑政事不可使治民雖太后戚屬富貴之可也不聽

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離訛只仕遼官至桂州觀察使天輔間遷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親曰吾兒有奇相貴不可言居上京內治謹嚴臧獲皆守規矩衣服飲食器皿無不精潔教睦親族周給貧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剛正有決容貌端整言不妄發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爲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營建清安禪寺別爲尼院居之貞元三年世宗爲東京留守正隆六年五月后卒世宗哀毀過禮以喪去官未幾起復爲留守是歲十月后第李石定策世宗即位于東京尊諡爲

貞懿皇后其幾圖曰孝寧宮大定二年改葬睿宗於景陵初后自建浮圖于遼陽是爲垂慶寺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毋忘此言世宗深念遺命乃即東京清安寺建神御殿詔有司增建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勅禮部尚書王兢爲塔銘以敘其意贈后曾祖參政司空贈國公祖波司徒衛國公父離訛只太尉贈國公四年封后妹爲邢國夫人賜銀千兩錦綺二十端絹五百匹九年神御殿名曰報德殿詔翰林學士張景仁作清安寺碑其文不稱旨詔左丞石琚共修之十三年東京垂慶寺起神御殿寺地褊狹詔買傍近民地優與其直不願鬻者以官地易之二十四年世宗至東京幸清安垂慶寺

世宗昭德皇后烏林答氏其先居海羅伊河世爲烏林答部部長率部族來歸居上京與本朝爲婚姻家曾祖勝管康宗時累使高麗父石土黑騎射絕倫從太祖伐遼領行軍猛安雖在行伍間不嗜殺人以功授世襲謀克爲東京留守后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歸世宗事舅姑孝謹治家有敘甚得婦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沒後世宗寶畜之后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以爲然獻之熙宗於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頗醺酒獨於世宗無間然海陵篡立深忌宗室烏帶帶乘德以爲意在爲王乘德誅死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如故遂背暗磨佩刀吐鶻良王茶器之類皆奇寶也海陵以世宗恭順畏己由是忌刻之心頓解后不妬忌爲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而此心不移后嘗有疾世宗爲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爲視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又曰婦道以正家爲大第恐德薄無補內治安能効續妾所爲惟欲己厚也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僕張謹言論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爲我禱諸東轍我不負王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爲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不良傲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舊恩無或

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為，衆皆泣下。後既離濟南，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陵，將自爲之所，防護甚謹，行至夏鄉，去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間，即自殺。海陵猶疑世宗教之使然，世宗自濟南改西京留守，過夏鄉，使魯國公主葬后于宛平縣土魯原。大定二年，追冊爲昭德皇后，立別廟，贈三代曾祖勝、曾祖國公、曾祖母完顏氏、徐國夫人、祖尤思黑、司徒、代國公、祖母完顏氏、代國夫人、父石土黑、太尉、藩國公、母完顏氏、藩國夫人，勅有司改葬。命皇太子致奠，以后兄暉子天錫爲太尉，石土黑後授世襲猛安。上謂天錫曰：朕四五歲時，與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于膝上曰：吾增七人，此塔最幼，後來必大吾門。今卜葬有期，曷昔之言驗矣。六年，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答鈔兀捕逃軍受賊當死，有司奏鈔兀后大功親，當議詔論如法。八年七月，章宗生，世宗喜甚，謂顯宗曰：得社稷家嗣，朕樂何極。此皇后貽爾以陰德也。十年十月，將改葬太尉石土黑，有司奏禮儀，援唐葬太尉李異器，司徒馬燧故事，百官便服送至都門外五里，上曰：前改葬太后父母，未嘗用此故事，但以本朝禮改葬之，惟親戚皆送，詔皇太子臨奠。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於東宮，酒酣，命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宮者，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故也。十二年四月，立皇后別廟于太廟東北隅，是歲五月，車駕幸土魯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甲寅，皇后梓宮至近郊，百官奉迎，乙卯，車駕如楊村致祭，丙辰，上登車送，哭之慟。戊午，奉安于警寧宮，庚申，葬于坤厚陵，諸妃附焉。二十九年，附葬興陵，章宗時，有司奏：太祖諡有昭德字，改諡明德皇后。

元妃張氏，父玄微，母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同夢，世宗納爲次室，生趙王永中，而張氏卒。大定二年，追封皇后，是歲十月，追進惠妃。十九年，追進元妃。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於諸子最長，而世宗與徒單克寧議立章宗爲太子，孫世宗書曰：克寧與永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真社稷臣也。尙書左丞汝弼者，玄微子，永中母舅，汝弼妻高陀幹，屢以邪言怵永中，畫元妃像，朝夕事之，觀望徽福，及挾左道，明昌二年，高陀幹誅死，事連汝弼及永中，汝弼以死，後事覺，得

不追削官爵，而章宗心疑永中，累年不釋，諫官買守謙路鐸上疏，欲寬解上意，章宗愈不悅，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持其事不肯決，章宗怒，守貞罷知濟南府，諸諫官皆斥外，賜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禍，惟張氏云。

元妃李氏，南陽郡王李石女，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德，豫王允成，母昭儀梁氏，早卒，上命允成爲妃養子。大定元年，封寶妃。二年，進封貴妃。七年，進封元妃。世宗卽位，感念昭德皇后，不復立后，書曰：朕所以不復立后者，今後宮無皇后之賢故也。元妃下皇后一等，在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賞而深制之，寵以尙書令之位，而責成左右丞相以下，妃雖貴，不得預政，宮壺無事，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長春宮，戊子，妃以疾薨，詔允成九躋允德，皆服衰絰居喪，己丑，皇太子及扈從臣僚率慰于芳明殿，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曹王允功等上表奉慰，御史中丞張九思提控殯事，少府監左光慶大興少尹王脩典領園簿儀仗，官籍監別治殯所，遷殯京師，乙未，入自崇智門，百官郊迎，親戚迎奠，道路殯于興德宮西位別室，庚子，上至京師，幸興德宮致奠，比葬，三致奠焉，詔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監護葬事，癸未，啓柩，上輟朝，皇太子親王宗戚百官送葬，甲申，葬於海王莊，丙戌，上如海王莊燒飯，二十八年九月，與寶妃石抹氏、德妃徒單氏、柔妃大氏俱陪葬于坤厚陵，衛紹王卽位，追諡光獻皇后，贈妃弟獻可特進，貞祐二年九月，卽皇后號。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其先忒里闌刺人也，曾祖抄從太祖取遼有功，命以所部爲猛安，世襲之，祖婆盧火以戰功多，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齊國公、父貞尙遠，王宗幹女梁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贈太師，廣平郡王，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發滿室，既寤而生，紅光燭于庭，后性莊重，寡言，父母嘗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男不及也，世宗初卽位，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臣，然未嘗助彼爲虐，況卿家法可尙，其以卿女爲朕子妃，及顯宗爲皇太子，大定四年九月，備禮親迎於貞，世宗臨宴，盡歡而罷，是年十一月，顯宗生辰，初封爲皇太子妃，八年七月，上遣宣徽使移刺神獨幹以名馬寶刀御膳賜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產，願平安得雄，有

慶之後宜以此刀寶左右既而皇孫生是爲章宗時上幸金蓮川次冰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又賜御服佩刀等物謂顯宗曰祖宗積慶且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謂李石屹石烈志寧曰朕諸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孫觀其骨相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衍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爲章宗小字后素謙謹每畏其家世崇龍見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章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更所居仁壽宮名曰隆慶宮詔有司歲奉金千兩銀五千兩重幣五百端絹二千疋綿二萬兩布五百疋錢五萬貫他所應用內庫奉之毋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敬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敦睦九族恩紀皆洽尤惡聞人過諛佞之言無所傳入恕以容物未嘗見喜愠然御下公平雖至親無所阿徇嘗誡諸姪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一日妹并國夫人嫂溫國夫人等侍側因諭之曰爾家累重且非豐厚宜節約財用勿以吾爲可恃吾受天下之養豈有所私積哉況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以富爾之私室家人有以玉孟進者却之且曰貴異物而殫財用非我所欲也況我之賜子有度今爾以此爲獻何以自給使費汝財我實無用後勿復爾明昌元年禮官議以五月奉上冊寶后弗許上屢爲之請后曰今世宗服未終遠衣錦繡佩珠玉於禮何安當俟服闋行之上諭有司曰太后執意甚堅其待來年明昌二年正月崩於隆慶宮年四十五諡曰孝懿祔葬裕陵后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遠達次必於禮遠嬖御以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視之如己所生慈訓無間上時問安見事有未當者必加之嚴誡云

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見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性聰慧凡字過目不忘初讀孝經旬日終卷最喜佛經世宗爲東京留守因擊毬見而奇之使見貞懿皇后于府中進退閑雅無恣睢之色大定元年選入東宮時年二十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宣宗生是日大雨震雷后

驚悸得疾尋卒承安五年贈裕陵昭華宣宗即位追尊爲皇太后升祔顯宗廟追諡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上京路曷速河人也曾祖太神國初有功累階光祿大夫贈司空應國公祖阿胡迭官至特進贈司徒諡國公父鼎壽尙熙宗鄭國公主授尉馬都尉中都路曷速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累官至金吾衛上將軍贈太尉越國公后之始生有紅光被體移時不退就養於嫡舅國公主既長孝謹如事所生大定二十三年章宗爲金源郡王行納采禮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單懷忠就賜金百兩銀千兩廐馬六匹重綵三十端拜命問慶雲見千日側觀者異之是年十一月備禮親迎詔親王宰執三品已上官及命婦會禮封金源郡王夫人後進封妃崩后性淑明風儀粹穆知讀書爲文帝即位遂加追冊仍詔告中外奉安神主于坤寧宮歲時致祭大安初祔葬于道陵

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父湘母王盼兒皆微賤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面見有不識字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爲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爲昭容明年進封淑妃父湘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龍西郡公祖父曾祖父皆追贈兄喜兒舊嘗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風采動四方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南京李柄中山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怙財固位上下紛紛知其姦惡而屢斥屢起終亂天下自欽懷皇后沒世石烈執中貪懷不法章宗知其姦惡而屢斥屢起終亂天下自欽懷皇后沒世中宮虛位久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故事皆徒單屠沽蒲察宰懷僕散斡石烈烏林客爲古論諸部部長之家世爲姻婚娶后尙主而李氏微甚至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爲言帝不得已進封爲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

后倖矣。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璚瑀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祥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翔上飛，則風雨順時，翔下飛，則五穀豐登，翔外飛，則四國來朝，翔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欽懷后及妃姬嘗有子，或二三歲，或數月，輒夭，承安五年，帝以繼嗣未立，禱祀太廟山陵，少府監張汝猷因轉對，奏皇嗣未立，乞聖主親行祀事之後，遣近臣詣諸岳觀廟祈禱，詔司空襄往亳州，禱太清宮，既而止之，遣刑部員外郎完顏匡往嵩，泰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隣，羣臣上表稱賀，尊五品以上于神龍殿，六品以下宴于東廡下，詔平章政事徒單鑑報謝太廟，右丞完顏匡報謝山陵，使使亳州報謝太清宮，既滿月，詔賜名，封爲葛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後，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國號無葛，尙書省奏請於瀛王下附葛國號，上從之，十二月癸酉，忒隣生滿三月，勅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于玄真觀，爲忒隣祈福，丁丑，御慶和殿，浴皇子，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五品以上進禮物，生凡二歲而薨，兄喜兒累官宣徽使，安國軍節度使，弟鐵哥累官近侍局使，少府監，至泰和八年，承御賈氏及范氏皆有娠，未及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頗困，是時，衛王承濟自武定軍來朝，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欲使繼體立之，語在衛紹王紀，衛王朝辭，是日，章宗力疾與之擊毬，謂衛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遽欲去邪？元妃在傍，謂帝曰：此非輕言者，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恆召之，守恆頗知書，識大體，謂元妃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迺使守恆召平章政事完顏匡，匡，顯宗侍讀，最爲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與定策立衛王，丙辰，章宗崩，遺詔皇叔衛王即皇帝位，詔曰：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衛紹王即位，大安元年二月，詔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界于眇躬，遺旨謂掖庭內人有娠者兩位，如得男，則立爲儲貳，申諭多方，較如天日，朕雖涼菲，實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每曲爲之盡心，擇靜舍以俾居，遣懿親而守視，欽懷皇后母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人晝夜不離，昨聞有喪於安養，已用珍藥而弗寧，爰命大臣專爲調護，今者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言，承

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知，范氏產期，今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顏直自年前十一月診得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迄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及范氏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爲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聞此，深用恒然，今范氏既已有損，而賈氏猶或可冀，告於先帝，願降靈藥，賜保全，早生聖嗣，尙恐衆庶未究端由，要不匿於播敷，使咸明於吾意，四月，詔曰：近者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暫嘗違豫，李氏與新喜竊議，爲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作有身，計取他兒，詐充皇嗣，遂於年前閏月十日，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若有積塊，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謀，令賈氏詐稱有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入，月日不偶，則規則取以爲皇嗣，章宗嚴謀不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明有勅旨，我有兩宮人有娠，更令召平章左右並聞斯語，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勅旨，欲喚喜兒鐵哥，事既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發勒同平章入內，一遵遺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承召，亦不即來，猶與其母私議，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驚驚符以事魘魅，致絕聖嗣，所爲不軌，莫可殫陳，事既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命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百僚執奏堅確，令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少府監鐵哥，如律仍追除復係監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令施行，承御賈氏亦賜自盡，蓋章宗崩三日，而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疾彌留，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勅旨，或謂完顏匡欲專定策功，構致如此，自後天下不復稱元妃，但呼曰李師兒，及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諸貶降衛王降爲東海郡侯，其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產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給，近因集議，武衛軍副使兼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傳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冤，此時達職在近侍，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據當時被罪貶

責者可俱令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族皆得還。

衛紹王后徒單氏。大安元年。立爲皇后。至寧元年。胡沙虎亂。與衛王俱還于衛邸。帝遇執。宣宗即位。衛王降爲東海郡侯。徒單氏削皇后號。貞祐二年。遷都汴。詔凡衛紹王及鄴廣王家人。皆徙鄭州。仍禁錮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興元年。詔釋禁錮。是時河南已不能守。子孫不知所終。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二玉梳化爲月。已而生二后。及沒。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封翼王。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以廣繼嗣。是時后與龐氏偕入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九月。封后爲元妃。姊爲淑妃。龐氏爲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守純。后無子。養哀宗爲己子。貞祐二年七月。賜姓溫敦氏。立爲皇后。追封后曾祖得壽。司空。冀國公。曾祖母劉氏。冀國夫人。祖璞。司徒。益國公。祖母楊氏。益國夫人。父彥昌。太尉。汴國公。母馬氏。汴國夫人。三年。莊獻太子薨。哀宗爲皇太子。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爲皇太后。號其宮曰仁聖。進封后父曰南陽郡王。或曰。宣宗爲諸王時。莊獻太子母爲正妃。及即位。尊爲皇后。貞祐元年九月。詔曰。元妃某氏。久奉侍於潛藩。已賜封於國號。可立爲皇后。其名氏蓋不可考也。或又曰。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后寵衰。尋爲尼。王氏遂立爲后。皆后姊明惠之謀也。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昏霾。黃氣充塞天地。已而后夢焉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實望。將離斯禍。后遂勅有司。京城設粥與冰藥。及壬辰癸巳歲。河南饑饉。大元兵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餘萬。后皆目覩焉。哀宗釋服將禘饗太廟。先期。有司奏冕服成。上讀仁聖慈聖兩宮太后御內殿。因試衣之。以見兩宮大悅。上更便服。奉觴爲兩宮壽。仁聖太后諭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何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祖廟行禘饗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嘗忘。慈聖太后亦曰。恆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遂酌酒爲上壽。歡然而罷。天興元年冬。哀宗遷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單四喜。尤甲。答失不。奉迎兩宮。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從行忠孝軍。是夜兩宮及柔妃。裴滿氏等。乘馬出宮。行至陳留城左右。火起。疑有兵。不敢進。后亟命

還宮。明日入京。憩四喜家。少頃。輦迎入宮。方謀再行。京城破。后及諸妃嬪北遷。不知所終。惟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李氏自入院。止靜佛殿中。作爲橋樑。會當同后妃北行。將殺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爲淑妃。及妹立爲后。進封元妃。哀宗即位。詔尊爲皇太后。號其宮曰慈聖。后性端嚴。頗達古今。哀宗已立爲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履楚。一日。宮中就食。尙器有玉盤。棖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宮。荆王母真妃龐氏。以瑪瑙器進食。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卑我兒婦邪。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中奉真妃有加。或告荆王謀不軌者。下獄。議已決。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爲欲效之邪。趣赦出。使來見我。後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甚寵一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許何人。首遇者。即賜之。於是遇一販繒者。遂賜爲妻。點檢徽令。登教上騎。后傳旨戒之云。汝爲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邪。再有聞。必大杖汝矣。比年小捷。國勢頗振。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爲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詔之如是。正大八年九月丙申。后崩。遺命。國喪制度。務從儉約。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門外五里。莊獻太子墓之西。諡明惠皇后。

哀宗皇后徒單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嘗到膚以進。宣宗聞而嘉之。興定四年。后父鎮南軍節度使碩備有罪。宣宗以后純孝。因曲赦之。聽其致仕。正大元年。詔立爲皇后。哀宗遷歸德。遣后第四喜等詣汴。奉迎。夜至陳留。不敢進。復歸于汴。未幾城破。北遷。不知所終。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遺惡語。時

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鹽澆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麗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銜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悼平。擊頓皇統。以隕其身。海陵。蠱惑羣嬖。幾亡其國。道陵李氏。擅寵羣政。卒償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

始祖以下諸子

幹魯 烏魯 謝庫德 孫拔達 謝夷保子 金納

謝里忽 烏古出 跋黑 崇成本名僕灰

勃孫子 蒲家奴 麻頗子 謝都本 護都訶 幹帶

幹賽子 宗永 幹者 孫璋 昂本名 哥都 補子 郎家

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烏魯季曰幹魯女曰注思版皆福壽之語也以六十後生子異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

德帝思皇后生安帝季曰鞏魯鞏魯與獻祖俱徙海姑水置屋宇焉鞏魯之孫胡率胡率之子勃者與景祖長子韓國公勃者同名韓國公前死所謂肅宗納勃者之妻加古氏者是也穆宗四年伐阿疎阿疎走遼遼使使來止伐阿疎軍穆宗陽受遼帝約東先歸國留勃者守阿疎城凡三年卒攻破之天會十五年贈特進

安帝節皇后生獻祖次曰信德次曰謝庫德次曰謝夷保次曰謝里忽

謝庫德之孫拔達謝夷保之子金納皆佐世祖有功金納勇毅善射當時有與同名者嘗有貳志目之曰惡金納天會十五年拔達贈儀同三司金納贈開府儀同三司在世祖時數都治訶及勃者拔達金納五人者不離左右親若手足元勳之最著者也明昌五年皆配饗世祖廟廷准德東里保者皆加古部人申乃因醜阿皆斃滿部人富者粘沒罕完顏部人阿庫德白達皆雅達滿水完顏部勃者此七人者當權離之際能一心竭力輔戴者也連紀胡蘇皆亢甲部勃董勝昆主保皆亢虎部人阿庫德溫迪痕部人此五人者又其次者也世祖初年跋黑為變烏魯春感強使人召阿庫德白達阿庫德曰吾不知其他死生與太師共之太師謂世祖也白達大喜我心正如此耳烏魯春兵來堅壁自守勿與戰可也連紀胡蘇居琵琶郭水烏魯春兵出其間不為變終拒而不從勝昆居胡

不干村其兄澤不乃勃董烏魯春止其家而以兵圍勝昆烏魯春解去世祖殺澤不乃勝昆請無等戮世祖從之世祖破桓徽散達主保死焉天會十五年准德申乃因阿庫德白達皆贈金紫光祿大夫東里保醜阿富者粘沒罕連紀胡蘇勝昆主保溫迪痕阿庫德皆贈銀青光祿大夫皆天會十五年追贈又有朝論加古部勝昆勃董烏魯春水烏延部富者郭跋畏烏魯春請世祖出兵其間以為重也世祖使斜列躍盤將別軍過之郭跋畏斜列取先在烏魯春軍中二十二人烏魯春覺之殺二人得二十人郭跋又以土人益斜列軍穆宗他日嘉此功不能忘以斜列之女守寡妻郭跋子胡里罕焉婆多吐水裝滿部幹不勃董附於世祖桓徽焚之幹不卒世祖厚撫其家因併錄之以見立國之艱難云

謝里忽者昭祖將定法制諸父國人皆不悅已執昭祖將殺之謝里忽亟往嚮弓注矢射於衆中衆乃散去昭祖得免國俗有殺殺者必使巫覡以詛祝殺之者適繫刀于杖端與衆至其家歌而詛之曰取爾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則有左右翼者其聲哀切悽婉若萬里之音既而以刀畫地劫取畜產財物而還其家一經詛祝家道輒敗及來流水烏薩扎部殺完顏部人昭祖往烏薩扎部以國俗治之大有所獲頒之於諸父昆弟而不及謝里忽謝里忽曰前日免汝於死者吾之力往治烏薩扎部者吾之謀也分不及我何邪昭祖於是早起自齋間金列赫往謁之時謝里忽猶未起擁襖衣而問曰爾為誰昭祖曰石魯先擇此寶而後頒及他人敢私布之謝里忽既揚言初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赫者腰佩也

獻祖恭靖皇后生昭祖次曰朴都次曰阿保寒次曰敵敵次曰敵古迺次曰撒里聲次曰撒葛周

昭祖威順皇后生景祖次曰烏古出次室達胡末烏薩扎部人生跋黑僕里黑幹里安次室高麗人生胡失答烏古出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巫夏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為景祖又夏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鴉忍又夏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幹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夏

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長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之景祖初立烏古出醢屠屢忤威順皇后后曰巫言驗矣忤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殺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謂衆曰爲子而忤其母率是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迺不知也汝輩寧殺我乎衆乃罷去烏古出之子習不失自有傳

跋黑及同母第二人自幼時每爭攘飲食昭祖見而惡之曰吾娶此妾而生子如此後必爲子孫之患世祖初立跋黑果有異志誘桓叔散達烏春窩謀罕離間部屬使貳於世祖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爲勳董而不令典兵跋黑既陰與桓叔烏春謀計國人皆知之而意諱有欲生則附於跋黑欲死則附於刻里鉢頗刺淑之語世祖亦以策探得兄弟部人向背烏春桓叔相次以兵來攻世祖外禦強兵而內畏跋黑之變將行聞跋黑食於其妻妾之父家肉張咽而死且喜且悲乃迎尸而哭之

崇成本名僕灰泰州司屬司人昭祖玄孫也大定十八年收充奉職改東宮入殿小底轉護衛二十五年章宗爲原王充本府祇候郎君明年上爲皇太孫復爲護衛上即位授河間府判官以憂去職起復爲右將軍累遷武衛軍都指揮使泰和三年卒贈贈有加崇成謹飭有守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過故久侍密近云

景祖昭肅皇后生韓國公勛者次世祖次沂國公勛孫次肅宗次穆宗次宣宗思友契丹人生代國公勛真保次室溫迪痕氏名敵本生虞國公麻頗隋國公阿离合德鄭國公護都訶勛者阿离合德別有傳

勛孫天會十四年大封宗室勛孫追封王肅正隆例降封鄭國公子蒲家奴又名昱嘗從太祖伐留可鳩塔太祖使蒲家奴招詐都詐都即降康宗八年保遼籍女直紇石烈部阿里保太攀阻兵招納亡命邊民多亡歸之蒲家奴以偏師夜行晝止抵石勒水襲擊破之盡俘其孥而還邊氓自此無復亡者後與宗雄

視泰州地土太祖因徙萬家屯田于其地天輔五年蒲家奴爲吳勃極烈遂爲都統使襲遼帝而以兩濛不果行既而忽魯勃極烈吳都統內外諸軍以取中京蒲家奴等皆爲之副遼帝西走都統吳使蒲家奴以兵一千助捷懷遠都統馬哥與捷懷不相及蒲家奴與賽里斜野降其西北居延之衆而降民稍復逃散毗室部亦叛遂率兵襲之至鐵呂川遇敵八千遠力戰兵敗察刺以兵來會追及敵兵于黃水獲畜產甚衆是役也奧嫩按打海被十一創竟敗敵兵而還軍于旺國崖西賽里亦以兵會太祖自草濛追遼帝蒲家奴宗望爲前鋒戒之曰彼若深溝高壘未可與戰即偵伺巡邏勿令遁去以俟大軍若其無備便可擊也上次胡高哈川吳十馬和尚至小魚濛夜潛入遼主營執斬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蒲家奴等晝夜兼行追及于石勒濛我兵四千至者才千人遼兵圍之余睹指遼帝應盡騎兵馳之遼帝遁去兵遂還所殺甚衆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蒲家奴幹魯爲之副烏虎部叛蒲家奴討平之天會間爲司空封王天會二年宗磐等謀叛及蒲家奴詔奪司空是年薨天德初配享太祖廟廷正隆二年例封後國公

麻頗天會十五年封王正隆例封虞國公長子護都本孝友恭謹多謀而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從攻高麗及保遼女直胡失答等爲護都本自爲質遂從胡失答歸中途以計殺守者而還攻軍江州取黃龍府破高永昌取春泰州皆有功多受賞賚遂爲謀克討嶺東未服州郡過土河東山敗賊三千人奚契丹寇土河西與猛安覺葛麻吉擊之護都本對敵之中摧鋒力戰破其衆九萬人奚衆萬餘保阿隣旬復擊敗之降其旁近居人復以五百騎破遼兵一千生擒其將以歸與闡母攻興中府中流矢卒年三十七天眷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英毅

護都訶屢從征伐天會二年爲阿捨勒極烈參議國政明年薨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王正隆例封鄭國公明昌五年諡定濟
贊親護父麻頗猛安贊親卒子掃合贊掃合卒子撒合贊贊合贊卒子惟銘贊惟銘本名沒烈字子鑄駢脅多力喜周給人至軍初守楊文關有功兼都統